

郭老憨大傳

第一章

一

從徐州回鄉下老家的探親車隊，是我本家的一個侄孫郭品懷安排的。大清早，中共縣級以上幹部配用的座車德國奧迪，一式四輛排在徐州市政府南郊賓館的大院裡，汽車烏黑光亮，駕駛員制服整齊，態度莊重，一派迎送貴賓要人的味兒。第一輛郭品懷帶頭領路，後座是他老婆和寶貝兒子；第二輛坐的是市政府對台辦公室主任，統戰部長；銅山縣一位副縣長陪我坐第三輛；第四輛是銅山縣政府的幾位什麼官員我不太清楚了。我的鄉下老家小店村屬銅山縣管轄，銅山縣又屬徐州市管轄，所以市和縣兩級政府的官員，組一個車隊陪我回小店探親，這個陣仗著實浩大得可以。

我既不習慣，也很不喜歡這樣的陣仗。

昨晚，市委書記、市長、縣委書記、縣長，以及一大票市縣官員，席開三桌在南郊賓館宴請我這位「貴賓」，他們給我的封號是，台灣著名作家兼企業家。慚愧，在台灣文學界雖頗浪蕩了半個世紀，從未參與任何文學社團，只

是自得其樂地寫寫弄弄，有一些人知道我。我却絕對算不上名作家，而且，從走上文學這條路，我就不大看得起台灣某些名作家。至於企業家這項帽子嘛，我也不方便戴在頭上。我辦過幾個中小企業，只是為了一圓我搞文學工作的夢想而養的會生金蛋的母雞。當然也算不上什麼企業家。在飯桌上，我暗自嘖嘖，他們熱烈歡迎的，恐怕除了作家這個讓家鄉人引為榮耀的名號，也許對回鄉投資的期盼更深切些吧！加上我一向討厭官場應酬，對這類盛宴，其實並不開心。

市委書記、市長、幾位高幹，似乎相當開心。書記還是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，聽說我在南京曾到南大講過台灣文學，就一口一個老師，不停地敬酒，也不停地顯露他古典文學的修養。這位白哲斯文的中年書記，有一般中共官員普遍擁有的本領——喝高度白酒的好酒量；也有一般官員所缺少的古典文學知識；聽上我嗜酒愛書的胡塗仙，正好一拍即合。桌上幾道，大家杯底朝天幾番，心裡的那份不舒服的感覺竟淡出息地悄悄消失，遂至於彼此縱談海飲起來。

談到田小石村探親。書記當場交待縣長：

「好好準備一下，派車送老師回家。」

「已經準備好了。」縣長回答說：「這事

交咱縣的郭品懷鎮長負責，郭鎮長是小店村人，也是貴族的本家侄孫。L

我這位不知從那兒冒出來的本家侄孫，五短身材，臂粗腰壯，黑中帶紅的圓臉盤，大環眼，是從文革浪尖上跌打滾爬出來的一代。一望便知，精明強幹的共黨基層領導，未來的官場發展，不可輕估。他在幾個月前，不知從那裡听到我要回老家探親，就開始和我連絡，張羅接待。在我們這個桌上，雖也敬陪末座，得和市縣首長同席，閃耀在臉上的興奮之色，是怎麼也掩不住的。

聽到縣長四市委書記的話，郭品懷馬上站起來，大聲報告：

「報告書記，報告縣長，這二位領導放心，我已經和各单位準備妥當，一定會遵照領導指示，把咱這位本家老爺妥妥當當舒舒服服送到小店，再把他妥妥當當舒舒服服接回徐州，絕對認真辦事，完成任務。L報告完畢，向二位首長，拱手行個軍禮，再輕輕坐下。

我向書記、縣長說：

「只要派一輛車子給我就行。越簡單越好，我怕勞動大家。L

「咱們遵照領導指示辦事吧！四爺爺。L

郭品懷打断我的話，不讓我說下去。在老家，一般都按大排行的次序編定兄弟的序列。也我

是同一個祖父的叔伯兒子，按長幼序列順次。我祖父郭玉山有三男，大伯父郭傳仁，二伯父郭傳義，我的父親郭傳德字劍鳴，進黃埔軍校首期時以字報名，錄取為陸軍炮科第一名。大伯父有一子，二伯父有二子，年齡都比我大，我便排行老四，我弟雅鳴排行老五。

郭品懷親切地喊着「四爺爺」，同時又朝我擠眉弄眼。我的話沒法子再說下去。

於是，降服於郭品懷智慧的安排，排出四輛里頭官車的偌大陣仗，我們，回老家去。

車隊一路上都在交警大開綠燈下，暢行無阻，這讓我看著有些扎眼，旁邊的這位副縣長，大概已經習以為常了，談笑自若地扯東拉西，有點兒故意向我褒近乎。我已來過大陸兩年了，在北京和南京見多了他們官場的情態，其實和資本主義國家的逢迎勢利一樣，只不過功課做得更表面些。我雖然有一搭沒一搭地應幾句，其實，車子一開出徐州市區，到了銅山縣地界，我的心魂早就飛起來了。這條徐淮公路，現在是三線雙向六車道的高速公路了，我走過，那時是一條兩車道的碎石子黃泥路。

那是我第一次從徐州回鄉下老家，那時也是四輛車，四輛黃包車。

4
在徐州，外婆王家是全城有名的大戶，前清時代祖先做過很大的官，民國以後城裡還開

著好幾家商店和金店。外婆的宅第位在城中心鼓樓大街，高聳的門樓，蹲踞在五層台階上守着大門的兩尊石獅子，一連四進青石鋪地的大院落，東西兩個跨院月亮門裡的迴廊水榭，以及樹木蓊鬱的廣深的後花園，這些複雜高大的建築群，童年的我，時常感到迷惑、害怕，也會迷失。覺得有些陰森森的缺少些人的氣味兒。我們的家，距離外婆宅第不遠，住在蓮花巷，是一座充滿人味的三進小院，前後十來間房，大門裡的院子較寬敞，是我們遊戲的場所。母親說：這處住宅是父親來徐州任警察局長時，外公買下送給我們的。從我開始記得事情，外祖父早就過世，父親也於抗日戰爭的前一年積勞病故。外婆心疼女兒，搬來和我們同住，加上媒姆、僕役、廚子，上下也有十多人，院子裡歡笑不斷，很是快活。

快活的日子過不下去了。日本鬼子侵略中國，要打仗了。徐州自古是兵家必爭之地，城裡的富戶人家，都跑到鄉下避難。我們要躲到城東五十里的小店去。舅舅找來三輛大馬車拉家裡的寶貝物件，還得收拾幾天。先僱四輛黃包車，讓外婆、母親帶我們兄弟倆早些走。母親坐第一輛，我的媒姆丁嫂帶着我坐第二輛，與吳嫂帶弟弟第三輛，外婆在最後一輛。

黃包車走徐淮公路，車夫的麻鞋跑起來，

常把路面石子踢得乒乒乓乓，有時飛出去好遠。在城裡養着的兩隻小鳥，進入鄉村就歡喜得手腳亂撲騰，眼裡看的所有事物，都新奇的不得了。一路上，總是聒咕個不停，向車伕問東問西，車伕挺喜歡我們兄弟倆，每當停車休息，老愛逗我們玩。記憶中，有一個問題很有趣，一直難忘。

黃包車向前跑着，右边老黃河對岸的一長列黑黝黝的山巒也跟着向前跑。山，在我幼小的心靈裡，又巍峨，又神祕，我指點着一座尖銳的石頭山峯，呼喊車伕：

「大叔，那座尖尖的山叫什麼山？」

車伕很認真地教我：

「好好記住，那是龜看山。」

「噢！龜看山，龜看山，我记住了。」

弟弟在後面一輛車大聲喊：

「龜看山，我也记住了。」

兩個姝姆立刻爆發一陣大笑。一面用鄉下粗話罵那個車伕，一面教我們：

「告訴大叔，我說咱不看，讓你去看吧！」

「琢磨了一陣子，我才懂得了「龜看山」的意思。喊車伕「烏龜大叔。」

6. 那年是七七事變的一年，那年我七歲，弟弟五歲。

車隊在高速公路上面得很快。梁山口，一

閃而過，一個交流道是張集。從張集下交流道，四輛汽車進入鄉村道路，車速放得很慢。張集是鄉政府的所在地，到小店村只有八里地了。張集到小店這段路，我再熟悉不过了。

張集即小店這八里路，我在一年之內跑了一百多回。那時，我十歲，江蘇、山東、河南這些省區早已在日本鬼子的鉄蹄下淪陷。住在小店幾年，我也早已變成道道地地的鄉下土蛋兒，老熟這個環境。就是我那群土蛋兒傢伙們給安上的。仗一開打，我們家族便被戰爭弄得家破人亡，兩位伯父在我九歲那年同時被土匪殺害，一家三房，剩下三房寡婦和一群從十六歲到五歲的七個小孩。日子總得過下去！寡婦們領着一群幼小的孤兒，^在超乎想像的困苦、艱難和勞累中，一天熬過一天。熬了一年多，我的二大娘（北方鄉下稱伯母為大娘）累出一種從來沒見過的病。幾位中醫都叫不出病名，全身紅腫，間歇發燒，只好開退熱清毒的藥方治療。二位哥哥得下田幹活，我十歲，是家裡的「中男」，每隔一天到張集中藥鋪抓藥的^事便落在我身上。總是在鸡叫第一遍時，我一躍下床，出大門，走上鄉道，以小跑的步子向西直奔張集。摸黑出門，一路星光漸稀，天色漸明，7.跑到張集天才算大亮。藥鋪掌櫃的配合我的時間，快速包好藥。每每，摸着我的頭嘆氣：

7 孩，真難為你！

我感謝掌櫃的好心，却沒工夫去品味，抓了藥，掉頭就跑。跑回小舍，太陽也只升起一竹桿高，還趕得上鄉村小學的升旗。

這種往事竟如此清晰地浮上心頭，而且仍揪着傷疤不放，讓我疼痛不已！此生長久以來，每當如此揪心的時候，我都緊閉嘴唇，不發吐露一個字。還好，旁边的副縣長，已經進入夢鄉。

鄉道兩旁的地形地貌，沒遭到破壞，大都還是老樣子。那是鹽鹼河灘，那是土疙瘩丘陵，那是大汪，那是楊窪潭，……許許多多曾在夢裡讓我迷亂的景物，清清楚楚忽然出現眼前，在深秋十月溫溫軟軟的陽光裡，竟也有些似幻似真了。也許是我心境的色彩渲染了自然的風景，我覺得這黃淮大平原的秋景似乎特別蒼涼。回頭溝邊的柳條，葉子早已脫盡剩下光禿禿的細枝在風中抖動。槐樹和榆樹是北方特有的樹，此際滿樹紅黃，葉子，也將片片離枝。唯有行道樹的白楊，插入天空的高枝上厚而乾的葉子，還搖得嘩啦嘩啦亂响。天空卻藍得一碧萬里，藍得有些虛渺，大地則一片土黃寸草都結子枯掉。那傍着老黃河蜿蜒東去的一系列巒峯，彷彿纏繞着一層薄薄的紫烟，十幾座高峯，神祇般俯瞰着遼茫的天地……。

我從哪裡來？我到哪裡去？
忽爾，我心神恍惚起來。

「叭！叭！叭！叭！」

第一輛汽車的駕駛員，連接幾下喇叭，驅趕三、四條擋在道上的黃牛。

漸漸看到^(遠方)村舍，不久要到小店了。

副縣長^(這明)已經醒清楚了。他提示我：

「小店已不是從前的小店了。小店不小，這些年進變很快，已聚居七百多戶人家，而且建立了一些基本的民生工業和農副業，加上距離高速公路不遠，從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需要出發，組織上已計劃把小店村改一個名字，並升格為鄉。」

「小店的歷史，因存出了兩位名人而促使它逐漸發展起來。」副縣長擺出一部二十四史從頭說起的架勢：「小店村依傍在老黃河堤堰旁，據考證光緒初年已有河工攜家小在此定居，直到宣統年間，尚不足百戶。村民分屬劉姓、閻姓、郭姓、張姓四個族群。姓劉的出了一任才子劉顯山，考中了清代的末榜進士，在整個銅山縣都產生了影響。到了民國時期，姓郭的也出了一位才子，那就是令尊郭劍鳴將軍，他考取了黃埔軍官學校炮科的狀元，又在國民黨政府做作很輝煌的事業，再次讓小店村出了風頭露了臉。後來，小店的學校辦得不錯

，文風很盛，抗戰之前，在三〇年代，有六位學生考上北京大學，解放以後，小店村參加解放軍的基幹中，有兩位當上了將軍。鄉下人說，小店村是一塊風水寶地。有一條龍脈，從老黃河北岸的鳳凰山，穿過河底南下，延伸到小店村西的大龍窪子。所以，不管天多麼旱，大龍窪子裡的水，永遠不升不降，深不見底。這個傳說讓四鄉的人，想方設法搬進小店落戶，現在已有七百六十多戶，將近五千人口。已經確確實實是一個鄉的規模了。

我点点头：「小店的發展，應該是政府領導的功勞，風水之說，姑妄听之罷。」

「對，我們也不理會風水的神話。」副縣長說：「我們根據小店村的地理條件，水資源優勢，人才潛力等方面，作出了綜合評估。組織已決定在明年開春之後，政村建鄉，並開建為農產品加工業中心基地。」

「還要請郭先生替我們加一把勁。」副縣長特別加重語氣說：「這個計劃，黨委會議上，書記已指定我這位副縣長，分管工作，負責督導。拜托！多多拜托！」

我預感的事情，終於見底了。

我沉吟着。為了老家的發展，我捐獻些資金，盡一份力量，我是很樂意的。不過，我對中共善於宣傳鼓動的手段，深具戒心，總得了

解多些，可靠性大些，才能付出投資。明春臨
今秋，還有半年多時間，可以讓我考察研究，
再作決定。

我对副縣長說：

「原則上，我同意你的提議。但是，請給
我些時間，讓我考慮考慮。」

「是，是，那當然了。」副縣長的態度更
加恭謹：「歡迎郭老隨時光臨縣政府指教。」

郭先生一下子變成郭老。

他們的心情是急切的。

對這件事，我一点也不急切。我心裡正在
急切的是，車隊已靠近村子，黑壓壓一大片人
頭晃動，看來，歡迎這支車隊浩大的排親陣容
的場面，也將是相當浩大的。那麼，在成百上
千的人群裡，我能認得^出誰？誰還認識我？

一九四七年秋天離開家鄉，整整離開五十
一年！我，郭老憨，又踏上家鄉的土地。

當年那群土蛋兒，還有幾個人活著？

那個送給我老憨渾統的傢伙，還在不在？
我多想擁抱他。